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鐵菴集卷二十三

宋 方大琮 撰

賦

文武之道上同伏羲賦

文武相授古今並推既躬任于道統宜上同于伏羲載觀述作之朝所傳者正允合神明之主無間于斯古初之民極既開前後之聖人更造惟互相啟發此理有助

故均是源流迄今可攷猗歟文武雖時非太古之時論及本原此道即伏羲之道皇矣命受承哉烈丕嗣續孚相傳之統扶持于未墜之秋陰陽之理祕六畫著矣正直之義隱九疇見之知一道由來于古昔故二君相與以維持承烈顯謨共發心傳之祕旨肇端立極有如皇極之初基均是倫也肇于前明于後莫非極也敦于古建于今二聖人之抽關啟鑰千萬世之重規疊矩文所當重非求合于卦八皇本自建豈強參于數五有能

求是道于古初不必異伏羲于文武宅心而後以身續萬世之傳此理孰開在昔有三皇之祖大抵自昔凡幾君以述作自任有功于吾道則初終亦同使開闢至今一聖而止恐流續正理數傳則窮惟立極剖玄于其始復敘彝演易于其終俾後世獲見精微之旨皆昔人互相發越之功數具三三總括三百爻之內法存六六包羅五六字之中故嘗以精微授受之時想朴略鴻荒之世不見其異莫測其合既無所述亦無所創惟夫易

微矣不得以不演倫斁矣不容以不修是道至周室而大明故人謂伏羲之再王語其深矣豈無意于孟堅論及由之抑有取于荀況向使洛書未作復𦾔于武卦爻未陳不詳自文是吾心有歉于千載豈向者所期于二君蓋發明之責求以自塞而異同之論判而不聞後人當論其道合或者毋事于迹匆匆謂作爻止合取諸之離象凡其敷誥可追大也之皇墳覩子與論若合之始終與韓子序相傳之綱目皆于皇道以獨略惟至周人

而三復然則羲氏遠矣後世因文武有攷焉吾故曰觀周即伏也

太宗得至治之體賦

唐祚方啟太宗有為極治體之至者先聖心而得之天開英武之姿素存遠畧躬獲昇平之具已立成規昔太宗起百年頹弊之風植一代根本之地立國規模屹若素具措世寧謐循之可致方其興也大體已定于初心及既得之當世果躋于至治帝也負英明之見為宏遠

之圖仁義刑罰決擇之意審紀綱制度維持之慮周自
帝心之定體先立唐世之承平有由胃然興焉憫漢魏
以來之弊從其大者享成康幾致之休是時以寢兵為
極功則節目詳明以作樂致太平則形容善美鞭背之
法弛誰識罔圖計口之制行民安田里自非體統之素
定未必治平之至此勵精初志不徒措國于苟安舉世
丕平孰識成謨之自始大抵理亂無常皆由國體之未
立意嚮一定毋患治功之不成古人得其全必底全盛

後世從其小固宜小康帝乃熟思政體而面斥法律深識君體而躬行王道執此致二十年之治推而為三百年之唐論及拯民張氏述宏模之畧稽其成效史臣稱至治之詳始斥萬紀之利恐蠹君心既闢德㚖以刑慮傷民命雖一心攻者甚衆然大體不為之病使隨聽而輒惑靡所定止則粗安且不可况極盛之未見作帝範以訓太子首曰為君書漢紀以賜近臣論其為政獨奈何效方形而喜治之色動政粗具而力行之念踈獄雖希

斷第亟歲而止户可不閉僅數月之餘神疲登岱以告瑞躬踏伐遼之覆軌向之所得今復失矣以此為至徒止于此託以文容終未除武功之習歉然顏靣深有慚貞觀之初雖然概論其形跡未免小疵推原其心術亦無大失刑稱不肉事雖微而意美身各有康法雖疎而慮密後之論太宗者要當于體之外求之不失為治平之實

保治于後詒謀自初永示宸旒之戒著為金鏡之書托
兹寶鑑之名意誠切矣垂厥皇家之訓義實昭然太宗
静觀理亂之形親覩治平之宰謂用舍兩途若是易曉
故鑒戒萬世使之取法蓋帝心視此常如目擊于龜圖
恐後嗣忽之所以書名曰金鏡見理已明為謀益深雖
自比之初已賴得人之力而朕保于此豈無貽後之心
是書所作正欲垂訓言鏡不足托名以金何暗何明要
不出寶賢之意載顧載思如親承祖訓之臨是書也與

王期萬世之傳舉要特數言而止語及用人則賢否之狀莫掩論及為治則得失之形甚明茲成書之規訓凜然關世故之興亡者矣帝常保此一時已驗于安危訓以垂之萬世永貽于孫子大抵考治亂之形至昭若以易曉處任用之宜或時焉而不中惟帝與諸公講論審矣目擊八代否泰在茲故金鏡著明之訓為瑤圖久遠之思盖終篇著述不出謹用俾後嗣觀省曉然不疑言悉始終蘊古有窮神之奥語陳治亂令孫闡興業之由

是時大亮獻言金重訂千高馮奏疏鏡嘗賜一獻寶箴者親故母假以人鑑者佞邪必斥此皆帝意之親覽未卜後王之纘承書所以作見之甚悉使文宗覩此必無去佞之非如唐德見之安有追仇之失然而用舍多偏莫唐世之為甚利害自明奈時君之自昏然憲宗嘗一采猶知賞諫宣宗時一讀粗能聽言彼莫分邪正已非上世之所望然少或觀省猶愈此書之不存慨觀如是之謨訓惜不盡循于後昆以至臨朝有不樂之容佞何

能斥作殿為履觀之地賢豈能尊抑亦諫獄不止托為
厚賜之金追言有恨不念末亡之鑑雖云為後世之作
箴亦豈意帝躬之親蹈嗚呼金鑑一書太宗自為之且
自背之何責子孫之不鑒

帝王歌頌刻金石賦

詠播歌頌美歸帝王刻金石以具載亘古今而不忘眷
兹聖明之盛聲詩備寫勒在堅剛之質德業彌彰盖聞
詩章有所托而存聖治著無窮之迹惟揄揚不盡故加

以紀述使餘歷愈久幸尚存赫奕觀自古帝王之隆著在詩書宜當時歌頌之文刻于金石制不沿襲治同太和在堯曰謠在舜曰戒誦武者酌誦湯者那既均修一時之美可無紀萬世之歌以累朝仁聖之休永言不足自令日雕鐫之後終古難磨想夫磨勒之時皆勸戒之功紀載之初即形容之妙原廟有銘丕緒世守岐陽有鼓中興績著乃知歷世以輝映皆自此時之彫刻法度之彰禮樂之著揚厲不窮版牒所鏤匱室所藏流傳罔

極大抵詩所由作皆發越夫盛德事無可紀特揄揚于一時衛功足銘且以鑄鼎唐績可紀猶為立碑況此南風慶雲之作烈文有瞽之詩以鏤以刻成績如是不鑽不磨何時泯之何晉史昧之雅見同和之述宜唐臣知此業陳不朽之辭或者謂鏤金而祀可以為漢之誇立石而封可以侈秦之麗然何德可稱而配以三代何功可頌而過于五帝兹後世人主猶不廢于紀述則先王偉績當若何而揚厲樂陳有濩想夏王作鼎之時奏備

咸池在黃帝封山之際非不知播永言之歌而依磬猶
石發思文之頌則間鏞以金然古者每勒于鐫刻想當
時不盡于謳吟績顯于古詠流至今想虞廟著銘紀當
日賡歌之戒而南山有旬播曩時利用之心雖然古有
大德至悠久以難忘銘在羣心于碑刻而何用再歌餘
語歷世不忘三歎遺音于今可誦若是者不為金石而
存亡自有人心之歌頌

鐵菴集卷二十三

鐵菴集卷二十四

宋 方大琮 撰

論

治國大體之功

人主當以身建天地之功不可以已安者自限也古昔聖人以身立于一堂之上親裁闔闢使覆載之間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而後可以無憾此其事宏大濶遠決非

後世之所可望聖人不作天地為之失序者屢矣君子固幸一日之安而不可得况望其以身任天下之責有如人主天資真可以古聖事業而僅止于後世之茍安民物亦賴以粗康彼且以是為大體之所在而不知古人之大體則不止此粗安一世如是足矣必欲清寧宇宙而上以合天地之心則吾身之責有所不容辭奈之何自守已見而卒無以副儒者之望耶文帝以安靜守漢國家大體極言五帝之功皆自以其身任之而非茍

安而止其事雖不遂而告帝之言則大矣云云孰謂錯
漢臣也而能以是望君耶吾嘗觀漢初之事而疑世變
升降之會決于此矣遠乎漢者為周為夏商上推而為
五帝當是時天地之間無一物之不得其理也接乎漢
者為秦為七國去而為春秋當是時天地之間微一物
之不失其理也然則漢興之初其天地之再開闢歟動
者欲靜勞者欲息躑躅而自奮者欲止為漢之君轉移
闔闢上之則五帝下之則為秦一升一降宜于此決令

也不治不亂以智力相扶持使三十餘年之世變不得遂決其治亂此無他未有一身任天下之責也高帝草創何暇大體惠帝柔弱烏知大體彼方自守之不暇安敢以身任其責君子望漢僅僅止此而文帝繼興君子復以世變決焉父老嬉戯民物生息與往者德色誶語之風大逕庭焉當時世變不得謂之不升然而未也三代風俗不能無憾況五帝乎觀賈生痛哭之書可見矣豈帝之未知大體歟彼其來自代邸潛觀靜察閲天下

之故審矣以安静為心以和平為福胸中規模業已素定然此帝之所謂大體而非古也以身守天下之勢而得以自安帝之大體也以身任天下之責而善為斡旋古人之大體也彼諠號通達國體者痛哭當世之時事曾不以是告孰謂晁氏而能以五帝期其君乎五帝之治过矣漢初議論不一及此國家大體之問莅政之十五年也帝亦自顧其治效之已試而姑發諸一問膺對者百人而獨錯擢焉五帝之對異乎吾所聞寧能不駭

然而動耶明者為日月和者為隂陽微而草蟲鳥獸之順適靈而神龍威鳳之翔止帝或心慕之而自疑其不能則亦不敢以彼易此然帝亦過疑矣資材不下錯非諛也非張皇誇大以竦動帝聽也誠見其負帝王之資乃屈而就後世之功向者十五年之治道而無一日之心術及此豈諸臣未有以五帝開廣其心者極言其大功而推本于親事其大體不過如是意者使吾君以五帝待其身以五帝之民待其民慨然任天下之事未央

臨御之時宣室沈思之夜如臨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轉移世變之機軸開闔造化之關鍵精神心術直可以
上徹五帝使漢代之民復見天地之大全而錯亦自幸
以其身見焉然錯言親事則可矣而極詆羣臣之不足
與語者何哉誠以漢廷諸臣無遠大之見以安為幸使
其聞帝欲親任天下之事而變更天下之風俗寧不駭
然其聽必有持私説以撼帝心者絳灌之沮賈生是也
故勉帝以親任其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錯勇而言之

帝疑而難之疑信未決之頃而帝之念已矣錯與斯民之望帝亦已矣故自文帝之大體行之始而奢者朴强者柔馴而進之則夷狄知義諸侯畏分極而至于海内富庶黎民醇厚止矣不可以復加矣使其自五帝之大體行之飛鳥之被澤而草蟲之不及非功也風雨之既時而膏露之不降也非功也必至幽明萬彚無一物之不得其理而後聖人之能事始畢帝非不知此其所以不為者特疑其言之大而意其未必成而併與安静

者失之寧無慕于古而兢兢守吾之規模卒之能使黄
龍之見而不能使靈鳳之來能使醴泉之湧而不能必
甘露之降寶鼎則出于吾之世矣而河圖洛書未必呈
也維持六十年之漢以貽後人帝亦何憾然五帝遺民
展轉世變相激相推而後適至于文帝之時而猶不獲
見五帝之功君子于此深惜之錯盛言其有大功者數
十帝王功用無窮安有止于數十乎況所謂通關梁除
肉刑之屬其功止于及民而已上不言天下不言地其

不足於帝者多矣嗣是而武帝與仲舒傷漢無善政者七十年其說主于更化是亦錯親事之意也帝亦欲以身任天下之事慨然有懷于河圖洛書之世然轉移失其道而天地之間反為之紛紜而併失文帝之安靜則不若不任之為愈故嘗論之高帝倥偬惠帝茍且皆不知有大體之功也雖知之未能為之其知之者自疑而不敢為文帝是已其知而為之者鋭意而不克成武帝是已噫其已試者又如此卒無以取驗鼂錯之言矣然

使文帝出而為之設施闔闢當必有道必無元狩以來之紛紛故為漢世四百年之民而無一日被五帝之功君子觀武帝為之之可恨深以文帝之不為尤可恨

帝王本仁祖義

人主有一旦之言而求復其初是必有所見而發也古之聖人與道周旋有終身履之而不自知者安有躍然一悟之頃而後求其要指者哉聖人安行之事不敢以望後世或者慨然有慕古之心而又竊聞吾道之名而

嘉尚之遂欲借行道之名以遂其慕古之志然聖人之道安有一蹴可致之理用志愈力而去道愈遠終身馳騖而茫然莫得其指歸然後反而思聖人之于道殆不若是泛然也發之于心體之于身其要指若是而已使一念之加力則聖人之道未必不自躍然一悟者得之武帝元朔之詔曰帝王本仁祖義蓋十二年而有是言帝之見畧定矣竊嘗求之古帝王矣有曰行仁者有曰性仁者無所謂本之名有曰由義者有曰遵義者無所

謂祖之名武帝何見而創爲此名耶豈萬世不傳之旨
而帝驟得之耶然而帝外施仁義之主也外施者以名
求仁義也本祖者以寔求仁義也是二者正相戾也帝
何以發此言哉噫孰知本祖之論正自外施者得之乎
凡人之情趨向窮而後歸根之論興志慮衰而後悔悟
之機動外施而不獲遂然後退思而求其內矣此理也
亦勢也大抵後之人主有終身力行仁義者則本祖之
論固隱于不言之中有素不留意于仁義者則本祖之

論將置于念慮之外而未有名慕而實違外似而中不
然如漢之武帝者蓋帝也見高而意鋭見高則不肯俯
伏于帝王之下意鋭則不能舒徐以求仁義之實其所
以為是崇儒重道者君子知其非出于本心使仁義之
名可以求而得帝王之盛可以企而及則本祖之論不
復見于元朔之初矣十二年間咸五登三之意無日無
之非不知仁義之美皆自其内心以生然好名之念藴
于其中而不暇屈意于踐履之地直欲乘方鋭之氣以

外竊仁義之名而已雖嘗敬高年恤孤寡然而仁之末也而非本也救東甌伐匈奴然而義之假也而非祖也執其小者末者而欲遂帝王遠大之事不獨羣臣疑之而不敢言即帝亦自疑之而姑庶幾其獲遂焉惟其不能遂也則本祖之論欲無發而不可得向者上嘉下樂之言不絕于口一旦乃能回思却顧而求帝王所由遵之道向者外施之意茫然無據一旦乃能探本尋源而求所謂本祖之地亦其世故熟而至理明銳氣消而本

心見脫去人慾而窺見帝王之本真君子亦幸其有歸宿之地矣前乎是者建元之策帝雖非以仁義問而或者覘大道要極之意帝其知之耶然仲舒歷舉仁義之端而勉之以加意言甚急而帝則緩是帝未知本祖也繼乎是者元光之策至有仁義何先之問帝若已知之矣然公孫分析仁義之條帝採其辭而畧其意是帝猶未知本祖也欲效唐虞之昌言發于廷若將以是為臣下誇詫汲直外施一語深中帝病而艴然之色隨見是

帝正在迷而未復之中也當是時志大氣剛謂帝王之道可立談而致雖使數子歴舉其所謂仁義者曰如是而為本如是而為祖其如帝之不聽何迨夫精神志慮皷舞倦矣傍皇四顧莫得其指歸而後知疇昔艷慕之情皆不足據本祖之論不待人發之而帝則自發之元朔之初異乎前日之武帝矣雖然仁患于不知本義患于不知祖果知之矣則終身踐言可也由元朔之初觀之火然泉達之始也由元朔之後觀之蘧廬之一宿耳

窮兵黷武仁者不為而帝為之神仙土木義者不為而帝為之帝豈忘向者本祖之論耶宣帝終身嚴毅而寬大一詔君子許之曾謂本仁祖義之言不足裨武帝之萬一然而有由也寛大之詔宣帝之末年也則一見而遂定本祖之言武帝之中年也見識髙明則有時而能悟信道未篤則未幾而轉移故始者之不念而元朔之詔是一悟也繼者之不力而輪臺之悔又再悟也帝方心平氣定以求歸根之地可以上追帝王無難也然而

僅止是者故嘗論之元朔之詔此正回心以復仁義之機也而惜其不堅輪臺之詔此正虛心以行仁義之時也而惜其已晚遂使上嘉下樂之語徒為武帝之空言悲夫

殷有三仁

事有不同所處而同其心仁者為之聖人知之夫天下之變故無窮而仁人君子之用心無二道也間有當其會而際其窮苟無異道則所處者宜一而死生去就之

不同是誠何心哉嗟乎無聖人之論仁人君子之心其誰知之彼其設心措慮夫豈素有所定而變故之來不獲盡如吾意要必有以處之其去就或異向死生不同道形迹疑似之間若不能以概定而仁人君子之所為揆之理而正質諸心而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豈淺鮮者所能窺測哉知此則得孔子論三仁之旨矣殷有三仁焉請申夫子之意嘗聞夫子之言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則人必殺身然後為仁又曰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非其地尤所不可由世俗之論則管仲之仁豈非所謂求生以害仁者乎伯夷之仁豈非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乎而夫子皆不以是論也况夫世變適有所遭而仁人君子之心隨遇而隨定柏舟之仁人不能奮飛羔裘之大夫以道去國乘舟之二子爭相為死一死一生或去或就無非行此心之正以達天下之變非曰苟同苟異也誠使天下有道君臣同心則斯人也為臯夔為稷契為伊傅周召雍容進退以其君顯

吾身無仁人之名而天下享仁人之福曾謂世變不可概定耶故周公之心不見于左右輔王之日而見于跋前疐後之時屈原之志不見于議國是出號令之時而見于憔悴江濵之日仁人君子每于危疑變故之際見之知此則知夫子論三仁之旨矣夫王之懿親恩莫隆焉國之元老位莫崇焉方殷之將喪自夫人言之固已不勝其中心之哀況休戚相關耶即三子之時以逆三子之志察其所處之異以求其所同則知三子不公言

于朝而私議于家不顯謀于國而陰計其身三子所處誠有大不獲已者向使牧野之師一舉殷家之鼎遂移而相顧痛嗟繼之以死則六百載之宗祀絕矣而三子何忍以死邀名耶死生去就要必有道而三仁之稱非夫子其誰知之且夫微子之去也非棄其君也非愛其身也而成湯之不祀有深懼焉讀吾家耄遜于荒之言寧忍負君不忍負宗社恝然而去人其謂吾何而王子出迪之語箕子雖深信之而復不同所趨焉諫而不聽

或得一當以自勉何至佯狂以辱其身意者天啟其衷君之惡不稔而猶足與為善其所以隱忍于此者不以語諸人而自靖一語天地鬼神寔臨之此王子所以決于行遯而比干亦自知所處矣存亡繼絶微子任其責傍皇俟命箕子當其事故惟終始忠諫以盡吾臣節所當為其濟社稷之靈不濟死不敢惜是豈匹夫匹婦之為諒哉不原其心則三子之事吾恐後世以異觀之非夫子誰知其心之共歸于仁乎雖然三子豈樂有此名

也天不殄商王速念亂則吾之仁何自見去就之決死生之審終無救商之亡而既獲仁人焚炙忠良適以為奉辭伐罪者所藉口則吾何以仁名為哉或者猶謂囚奴横死為三子之不幸而他日禮訪褒封為三子之幸嗟乎若三子者其可以幸不幸論哉天不祚殷固三子之所甚戚而天命有歸吾心亦釋焉此其所以為仁雖夫子不能以語人吾何以論其幸不幸云

居重馭輕之意

不觀後世維持之無術無以知賢君立國之深意夫後世之為國誠不能舍所恃而自立者然舉天下之大而曉然示之以制馭之術則其立國之道亦淺矣英明之君潛察天下之勢而隂執其機雖吾之立國不能無恃于此而亦未嘗明示所以恃之之迹其强本弱枝常隱然于經營區畫之中而世不獲知後世一失其法而天下之變隨見彼固非求戾前人之法也往往其變更之時昧其始初之意而謂强弱有不係此自儒者之言一

出而昔人立國之意灼然于輕重之間凡向之所以隱而不欲言者始大明白于天下盖舉世相與歎其用意之深遠而其子孫曽不之悟也居重馭輕之意如何此太宗之意不以語人者而宣公得之于數傳之後示天下以公而不倚物以為重者古也握天下之勢而不明示以其迹者此其事則後世而其意則亦古也古者不必假兵以為重後世不得不假兵以為重要其立國之道雖異而其所以安蒼生之慮則同一軌轍也王畿之

地千里而為軍者六大國百里而為軍者三以王國之大而其兵不足以敵侯國之二此其意果將以自衛耶天下亦明知先王立國之意有不在此而天下之變亦無自而生秦人聚天下之兵于咸陽未害其為慮天下也而銷鋒鏑殺豪傑所以號召一世者則非矣故章邯一提重兵以渡河而漢高已掉臂而入關蓋天下知秦將所恃者在此一失其恃則豪傑並起而乘之矣嗟乎倚兵以為重而挾之以馭天下之術甚非古意矣況又

顯然以示人耶英明之主知天下之所恃在兵而不欲以意告天下故常隂用其實而陽諱其名兵罷歸休有警則調發此髙帝語天下以休息之意也而京師南北軍之屯未嘗無罷郡國材官屬守尉此光武曉天下以不用兵之意也而京師之隷兵則如故寔則弱天下之勢而託之以公天下之名此其意獨何為耶而天下亦相與奔走于下而不自知于此可以見賢君運用海宇之妙孰謂太宗而無是意乎府兵之制雖曰接隋之緒

而帝則曲加其思慮焉置府八百而在關中者大半劍南等路蓋無幾焉以宣公之言質太宗之制其輕重之意易見也顧其當時區畫布置繩繩井井要以為兵民既分之後苟可以寓兵于農而無擾也孰知防患之意有大于此者乎上番宿衛以遠近分給人皆知其均勞意也兵歸于府將還于朝人皆知其消握兵之患也無事耜耒有事干戈人皆知其無養兵之費也而所謂強幹弱枝重內輕外之意則黙寓于經畫之外雖智者有

不能知宜舉世享安寧之福而未甞詰其所以然者吾觀太宗之世凡所謂政刑禮樂與諸臣議論悉矣以為不談兵耶則與英悳問答無慮百千言而府兵多寡之制特泯然于言論之間豈其駕馭天下之意有不免後世之私而寔難以語諸人曰不井田不足以復周官制度故府兵作焉今觀府兵之制亦何甞得井田之萬一哉帝之言得無以古人之公為後世之私耶帝豈不知堯舜之德三代之仁所以立國者不在此而自顧吾之所

以治天下與古異誠未能捨兵以自固然以天子之尊而與天下較強弱帝誠恥有是名也使後世而黙會此意終守其法而不變則吾之私心終無以見此太宗之本意也曽謂思慮及數百年之逺而不能保一再傳之暫耶彍騎之變藩鎮之變人皆咎後世之失策彼髙睿玄德諸君亦豈惡安而喜危者哉度其變法之時亦曰以彼易此求以固國耳而不知祖宗固國之意正在于此而不可易不然府兵天子所以自衛者舉而萃之

范陽衛將京師所倚重者而空國以戍趙魏使其深見
利害之實雖至庸之君亦豈肯舍所重而自居于輕哉
是則太宗之意雖其子孫有不能知況當時乎宣公固
諳于世故者使不歷嘗後世之變則居重馭輕之論亦
無自而發令也既言其置府之多寡而繼曰此居重馭
輕之意明矣觀明之一辭則是至德宗之時猶有未明
太宗之意者嗚呼天下更變故搶攘之中而猶未知太
宗之意則當時之慮密矣自宣公之言一發而議者紛

然矣至指以為天下之大命凡向之所以陰用不言掩葢護蔽而惟恐天下知之者悉不能以自祕其機宣公誠見夫向也以天下之大不足以敵關中之半今也淮蔡小醜擁三四州之衆亦足以抗王師雖欲不白其意而不可得已使德宗因言而悟意潛收天下之權而無驟復之迹則亦太宗之意也豈謂一變而不遂復乎其後也一倚重于節度之兵而藩鎮之禍作一倚重于神策之軍而涇源之亂起彼其制國無術曉然示天下以

所恃者在此使太宗以明示後世以重本之意則必悉舉天下之兵而聚之京師何以異于秦之季耶此尤太宗之所深慮也反復宣公之言而味其意蓋謂神策之六軍在外其勢不可以久然其後也六軍十二衛制于京師宜若重内勢矣而權出内臣祗以速唐于亡豈天下已明知其機而不可復用耶將制兵之非其人耶此固太宗之慮所不及而宣公亦豈料其至此也哉

鐵菴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鐵菴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畢繼曾

鐵菴集卷二十五

宋 方大琮 撰

策

治體

人主當立國體大臣當定國是國體之不立天下皆可慮之事國是之不定天下有不一之言昔之人有立國體者堯舜純乎中三代純乎仁寬則為漢之文帝嚴則

為漢之宣帝仁義刑罰二說互進決擇一審而立見之行者則唐之太宗是已姑不論其治體之粹駁要皆能以身把握天下之勢而非泛然無所操者昔之人有定國是者伊周以道運天下管仲以術用其國商鞅以刑立其法嚴毅輔政終始一魏相仁義告君始終一鄭公姑勿推其持論之是非要皆能以身主張天下之事而不搖于異議者君臣上下圖維治道所執一定終其身不少變雖有新奇可喜之論驚世絶人之談皆不能以

撼我之執持不然朝文而暮質條寛而驟猛率循之謀

甫定而更張之說已譁持久之效未竟而速成之念又

迫于中譬猶寒暑燥濕之未形諸方雜試以兾幸其一

投之效若是則真無術矣真無所操矣我藝祖以武定

天下而民懐畏太宗以文守天下而民作新養之以仁

而慶歷之治醇勵之以精而熈豐之政明崇覲以来紹

述之論興紹興之初恢復之議起孝宗二十八年其始

也以審機俟時為心故有振飭奮勵之說其後也以安

靜和平為福故有涵濡寬恕之說凡此皆以立國體也自始初擇術之時而終身之規模已定運精神于法宮之中而扶國勢于泰山之上使人竦然聽命而不敢萌動搖之心雖少不如意而不沮不挫堅執其說而不撓蓋一政之逆一敝之生可以徐入吾之條理而不可以遷就我之規模然豈無趨向之少偏要之國體立于上毅然有不可轉移者存未可與後之人主概議趙韓王寧使已負天下之謗誠不輕徇四方上書之言搖杌新

造之經綸少動已安之天下廵吳幸蜀紛紛更端以守
親征之策者冦公一人國勢危疑藉藉衆口以身係天
下之安危者韓公一人寧甘受抑賢之名決不肯採新
進少年之論王文正也熈豐執政確守新法雖元老大
臣不能屈其喙紹興柄臣堅主和議至擯逐朝臣以自
信其說凡此皆以定國是也自其垂紳搢笏之時唯諾
廊廟而精神風采聳動一世彼已心服而不敢議矣然
後出為國論以身守之門庭愈峻扃鐍愈密天下之持

異議以至者徘徊却顧求進而不得則沮縮退䕶竟斂衽而去其間豈無識見之少差要之國是定于上屹立于紛紜之衝未可與後之大臣通論當其時無一事之不舉一弊之未除一民一物之不得其理者亦于君臣嚴毅有守中得之今天下所共患苦者固非一端而愚之隱憂則異焉民力之日蹙國賦之日縮是寬恤之而已邊備之卤莽武夫之掊尅是振厲之而已官吏茍且而名器太濫不濫則清矣人情文具而法守太弛不弛

則嚴矣此亦其國事耳非其所深憂也國是之不理此四肢之病也其為患也易見而所以治之者易為力顧其受病之深而不可測知者國體猶豫而不立國是紛爭而不定有數十年為之而一朝壞之者意者下之人求無過而不求有功欲任責而不能任謗耶是則無國是矣數十年來九重宵旰之思慮廟堂道揆之謀猷薄海內外凜凜向化仄聽久矣而茫然未有就焉君子以意而度朝廷謂其必有說而吾或未之見然不免于憂

小人情于是非而不知所適從則讙然而交議國是之不立非直不可立也徒以朝廷之上議論相軋之故而遂遷延泄泄以至于今日爾捐租薄斂民痛方定而國之虛大可慮削肌剥髓國計稍紓而民之瘠不忍聞理財之說自為異同吾將誰聽國體一立國是一定則庶幾矣督責將帥朝論方申則狼顧相驚戒飭邊備詔墨未乾而兒戲者自若治兵之議互相傾覆人將誰信國體一立國是一定則庶幾矣官吏濫觴而充斥國家之

名器汰之則招衣冠怨怨之尤不汰則沸車載斗量之謡文具相蒙而委棄朝廷之法守繩之則有不勝誅之患不繩則積簿書欺謾之罪官法之議彼此呶呶徒亂人意釐革之說人皆難之國體一立國是一定則庶幾矣不然則九重無已成之治體而險邪小人將得以乘隙抵巇陰獻己私以媚上意而功利之說售矣廟堂無素定之成謀而一介草茅皆得以瞋目抵掌妄談時事以震動朝廷而是非之門闕矣若是尚謂國有人乎雖

欲勿從如之何而勿從也愚竊有志當世之務而太息
謀國之疎以為上非無植立治體之意下非無主持國
論之意而皆未得其定爾果能定矣不以異議揺不以
羣疑沮不以小不便廢君臣上下相與固守而不變則
財可阜也兵可强也官法可以次舉也不然立國規模
迄未有成相顧咨嗟虛老歲月雖然今之國體與國是
果安在乎愚敢終言之昔人云天下有弱勢吾則有强
術天下有强勢吾則有弱術今之國勢不敢謂之强也

謀國者亦知所當用之術乎若朝廷議論相持未決之時愚請借是以獻果知之矣惟君相勉之愚非敢過爲危論以竦動執事之聽顧方自獻于衡鑑之下焉敢文之以相欺

樂律

古者有樂之理而後有樂之器後世之樂器而已矣論樂理則造樂之法甚簡而易傳論樂器則毫釐纖息皆合可也一有不合去理遠矣樂之亡久矣非在今日也

器數之日備制作之日詳樂何以遂亡也吁此樂之所以滋亡而不反也樂者天地之理也雷奮于豫有樂之象而未著也蟲鳴螽躍有樂之情而未通也蕢桴土鼓有樂之用而未宣也聖人以為聲無形而理無所寄取而寓之器非聖人之得已也求理于器而樂始窮蓋葛天無懷之世而樂之理始露唐虞之世而樂之理益洩三代之世而樂之理乃盡吐而無所秘當時制器大抵自律呂始其法簡而易信明而有證理存于器非器之

所能拘入春秋而益微矣鼗武磬襄已入于海蓋古者樂器散失垂盡矣器之存與亡而理則無害也自後世不見先王之全器尋其理而不得而求詳于器理遂隱矣嗟乎王道微而功化淺小雅廢而鄭聲作人心純和之氣沖乎其甚微泊乎其甚危而入于耳者蕩之接于目者奪之而心中本然之樂與之俱往而不自知秦人焚滅秦焉能亡樂之理哉自諸儒議理之煩制作之詳而樂遂亡于此蓋舉世不知有樂理尚何責制氏之不

知其義彼所謂能紀其鏗鏘者又豈真得其節奏哉漢十九章作者相如唐十二和作者孝孫馳鄭聲作女樂者爾非有和順積中者其知樂之理為何物而乃使此曹制作盛典樂亦不幸哉下是而儒者之論興或分之以八音或旋之以七調為六十律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于千八聲數則詳矣如理何或較之以水尺或得之于玉尺或代之以竹準著以玉鍾嗚以笛律與夫輪扇二十四木案二十五器則多變矣如理何制

是器者則京房荀勗等也則何妥信都芳鄭譯也知其器者爾理非數子所能聞也不知樂之始作其意云何果止于為律耶則伶倫后夔之智曾京房荀勗等輩之不若也吾觀京房以準代律而後乎是者張光不知準之為意豈其隔世而生二子不得以交臂相語耶鄭譯作七調十二律而同其時者何妥力詆其非豈其兩相嫉忌而無人平心論之耶世無聖賢數子者以臆為樂訾毀不足怪也尤大可疑者本朝司馬温公范蜀公當

世大儒也合席論道非異世也相與如昵無嫉心也而鍾律一議往復辨難沒二公之齒而不協故嘗合千載諸儒之論如聚訟無證之庭后夔已死曲直誰定今所存者綮牘山積卒之人執一說守死不易雖二公之異不能使之同毋怪乎數子之紛紛也嗟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古之武夫賤隸愚婦幼童皆可以通知聖人作樂之深意今海内之知樂者幾人細民不與焉儒者亦不與焉間有一二人敝精神考方册量尺寸之短長計

黍合之多寡閉戶而參之毫髮不謬出而語之人動輒
牴牾其深相信者獨心與口爾有不能以諭其徒況欲
以語當世乎況欲以感天地動鬼神乎嘗謂三代而上
太和猶在人心尚純樂乃情性中物閭閻細民其視管
絃絲竹之屬與日用飲食而無所輕重不待曉之而後
知春秋而降五岳氣裂大聲不全樂之正者日浮樂之
雅者日漓太樸潰散人情機巧鄭衛迭唱正聲無幾委
巷鄙俚之音上下沿習熏塞宇宙真足以動盪情性流

通血脉雖古之雅樂之八人恐不知其深也儒者憒俗習之聾瞶相與模倣古人之形器節文而奏之强而使之聽而寂寥淡泊不足悦人意爲者勞矣聽者倦矣則又相與咨嗟嘆息曰安得古人之器數而盡用之庶其有當人心乎不知器數可見也人心已與世日隔矣雖虞韶未亡而笙鏞柷敔節制具在也試取而奏之鳳可儀乎獸可舞乎雖殷樂未亡其鞉鼓管磬繊悉可覆也試取而奏之祖考可格乎鬼神可感乎一黍二米古人

難得之瑞今復有之持此可以起數乎嶰谷之管其竅厚而均者今復得之執此可以推律乎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濵之磬一一呈露乎間嘗竊取劉向所校古樂書二十三篇以按之而又得后夔之倫以典之師曠之聰以聰之然則古樂其盡在茲乎吁非古人之時用古人之器器在而樂往矣世儒談樂者腐矣未有真知樂者寥寥千載知音者誰讀馬遷律書其書不言兵而言律及其述偃兵之要則曰人民和樂噫此真作樂者之

本意歟不待器數而樂在其中矣故曰真知樂者不言樂

經疑

經可疑乎司馬温公胡爲而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夫子作之譏經不可疑乎楊龜山胡爲而有讀書必有所疑然後有益之語愚請合二公之言質之于心讀聖人之經者貴當有敬心不宜有疑心然理義有所未安于我心不能無窒礙者姑置之不疑而借畏聖人

之言以自解是則失龜山之意蛙鳴蟬噪妄生穿鑿信口耳之末學執訓詁以疑經是則犯温公之戒二公豈欺我哉學者試深長思之而後知二公立言非固相異其為訓吾黨均也且血流漂杵非王者事古無此疑疑之自孟子始而後世靡然從之伯益之死實啟誅之古無此疑疑之自幾始而後世訟言攻之疑一也而得失相懸如此然則後之有志聖賢者當以理揆事求合人情如孟子之疑不宜掀為新奇輕駭俗聽如知幾之疑

如此則執事所詢之疑慿皆可以類剖矣關雎鹿鳴爲文王之詩信矣或以爲作于周衰吾無取也述后德宴嘉賓此豈周衰事乎七月東山入之豳風宜矣或以爲周公所作當系于魯不足信也豳言王業之本此豈魯一國事乎書斷自唐虞此垂世立法之意而羲皇之事聖人以爲使之無見而附于易而何必議其不獲載于書系秦魯于周末此開後世以爲善之意故雖列國之事聖人以爲可以俎豆于帝王之列而無甚愧而何必

嘗其不當系于書重卦自文王始或曰取離取夬在昔有之不知上世已有易之理文王特取而重之耳不然演易羑囚者非文王而誰春秋實本魯史或曰子夏得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不知寶書之名前此何據然則創此論者非何休而誰周禮非周公之書乎而封國征役之制與他書異禮記非夫子之言乎而儒行一篇有豪士節此特漢儒駁雜之耳未可執之以為全非聖人之書也嗟夫杏壇寂寞槐國荒蕪華門圭竇之士去

聖久遠恨不得以身周旋其間親見聖人而質之而乃獨抱遺經于千載之下微辭奥義之幽深脱簡殘編之牴牾則宜平心以觧之而不敢為隠怪當精意以思之而不敢為鹵莽宜參考諸儒以訂之而不敢為相攻要之求不戾古人之意而已故曰惟深知君子而後精于察六經之疑惟自信君子而後可確破六經之疑愚雖曰未能而竊有志于斯者非一日矣

鐵菴集卷二十五

鐵菴集卷二十六

宋 方大琮 撰

策問

延平人材

問延平山川秀超七閩其英偉雄傑之氣物之所不能得者而人才產焉寳氣之精盤礴于此區儲英毓靈蓋千百年而稽之前史未見有一姓名通上國者以為遠

而不克自達耶則曲江九齡曰南公輔不加近也史稱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勝雖有長才秀士不肯北宦豈其懷才抱畧沈伏而不出耶常衮使閩延見諸生課書作文閩士有相踵擢第者而此邦無聞五季間有號唐五經者始教授其徒人知向學以知此邦民風之朴久矣國家詩書之教洋溢海圻矧衣冠禮樂稱爲中州此固逢掖章甫之士洗濯試用之秋雖欲勿用明時其舍諸再考圖志自太平興國以迄于今垂三百年矣

才傑士磊落層出援引傳說取重淳夫王端字道源學師荀孟見知圖南廖執象則講學中未常無人也古文二軸古靈珍賞危迪簡即迪道試策翰苑東坡擊節廖正一則文章中未常無人也有耿介自守不肯訪金陵于私舍者林積有調官闕下嘗被趙清獻之薦不輕一謁危迪簡其靜退為何如有抱忠履正不登蔡氏之門者廖剛有不竄章表寧咈章子厚之意者鄧棐字元孚其志向為何如茂才異等再詔應選龔楙君美詞學兼茂棣蕚相輝曾輔字載德曾中力學屬文

以賢良舉張晉字安時博學養高以隱逸徵吳儀字國華臚傳首唱盛事也出冕旒之親擢為尤榮黃裳舍選賜第常格也膺殿陛之宣諭者未易得唐稷進詩規諷名對便殿鄧來非出自布衣乎正色言路詆誹王氏陳淵非拔于特科乎又况倫亞相望于百餘年間異才輩出方興而未艾也夫向者皆安在而今乃傾囊倒困羅列而並進耶其顯伏盛衰亦自有時耶其間優劣醇疵亦可議乎否也雖然有一國之善士有天下之善士猶未以為足也則奮乎

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獨無若人乎龜
山先生以道學名發明洛之蘊抽關啟鑰為世指
南了翁先生以氣節著指斥奸臣之惡流離困窮
瀕死不屈夷聞其名不獨中國也千古慕其風
不獨當時也蕞爾山郡而百世師出焉不知天地
之間氣沈積勃鬱者幾百年而後生斯人也視前
諸公殆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五行之精也山
川猶昔風景不殊龜山之道傳之豫章再傳李氏

今則屬之誰歟了翁之節墜于其子今則有其志者誰歟峩冠員領闒然庠序源流相接不可輕誣以無人將涵養之深歟或韜藏而自修歟否則竆遯于嵁岩丘壑之中而不肯輕見于城闕歟然二先生亦自科舉中來學校豈不足以涗之歟將廣捜博訪而求之以所聞知歟嘗怪了翁責沈一篇以不識明道為寡陋之愧猶有可原與龜山生同時居同郡流謫合浦始通書問至晚而相知竊意

人物參錯雖其徒不能盡知而使其入境問賢者又何從而悉之元祐間了翁里居薦二吴于郡侯境内有二賢士吴熙字季明吴儀字國華郡侯釋菜之餘邀請講經諸生列聽美以詩歌扳以遺逸真一時偉事也今賢侯崇重學校搜訪人才時無了翁其薦達亦可信乎既得其人亦可延置學校以為諸生勸乎亦可以舉于朝乎諸子有志前修素矣將何說焉毋荒于嬉毋毁于隨挺挺然自拔于流俗者則學校之光也晏元

獻出判西京范文正攝教西監晏公問以人物范公以二舉子對則富文忠張文定也問答之頃四相萃焉猗歟盛哉賢侯將有以問焉則何以對諸君其勉之

武舉

問國家武舉之科視前世為尤備竊嘗疑之文武並用文武相配漢之政也今三年大比會試天府而登名仕版僅及文科十之一殆輕之歟武貢與明經同飲賓興

舉送于部唐之制也今惟文士鄉舉計偕而武舉經造兵部崎嶇跋涉殆艱之歟其試之也先觀騎射後考文義則于武畧也似所先其等之也智畧為上勇力次之則于文藝也又非所緩其先後之序安在絶倫者豈非取其力之過人歟而文不及格輒又不録既責之以膂力又使俛首習為舉子業何也平等者豈非以力之不足而兼採其謀畧歟而文采稍劣雖智無取縱横變幻之文而律之以程式何也昔人有能挽二石弓而目不

識丁字今之力能挽弓而不嫺文字可以收用否昔人有通古今書而不跨馬不穿札今之曉兵書者不穿札跨馬可以預選否老蘇又謂弓馬不過麄力試策亦覺無用是二者俱可廢歟國初名將散出多途是猶曰科目未備也中世削平寇盜中興恢復之業名臣宿將勲業爀奕或出于將家者有之或拔于行伍者有之其自武舉中出者幾人比年武舉之議論風采大勝于前項者羽檄交馳真才錯落其出于武科者誰歟豈非科目

殆為平世美觀而臨變制敵則別有人歟然觀唐會要以軍謀之遠為制科而控捍全蜀崔員出焉以長揉善射為平進而再造王室子儀出焉前世武舉不可謂無其人而謂今無之可乎諸君抱負韜畧非徒曰學校教養姑應故事而已將以試于有用盍各言爾志

宗室廩禄

問國家親睦九族超越前世遠甚彼其親之也則連城跨邑幾半天下而奢僭生焉我朝分封諸王未嘗據有

其地使之淬志厲行自効于一官一職之間彼其抑之也則在官附益之律設甚者至乘牛馬而窮悴有之我朝屬無親疏悉廪之官使不至如子弟匹夫而已其慶之得其法愛之盡其恩蓋兩得之帝王示天下以公不欲厚私其親使之不得多殖田宅以自豐而公族之賢亦皆恪守家法清修自好惟仰給公家顧尤有可念者孤遺之請所以示優恤也今諸州支給多不按月貧者至有指未領之俸而出息稱貸焉養廉之俸所以爲需

次計也今諸郡拘以定額有成期已踰竟不霑請者岳
祠之廪隨請隨給今也授缺之後動三四年不免起俟
河之嘆宗女出適例有資給今居在外者年才及笄慮
其糜蠹逼之使出其資給得所者有幾郡州豈欲以刻
核之故而施天潢之親哉國初支派未繁悉聚京師熈
寧以來分處州縣駸駸至今枝葉繁茂以千萬計亦可
謂盛矣困于供億在在皆然亦可謂難矣後將有倍于
此者何以支吾欲使宗室無匱乏之嗟而州郡不見供

餽之勞權二者之中夫豈無說諸君世廪縣官亦當合彼此而參論毋曰郡計之贏縮非所知也

兵書

問自孫吴著書而後世之言兵者宗焉奇正分合之情開闔翕張之變盡備于書觀之者惟恐其不能用用之者未必其皆有合合之者未必其皆有驗即深信之孫吴者不能不自疑也其言曰動之以義大足以戰然三軍縞素之舉以義動矣而大困于睢水又曰四隣之助

避之勿疑然六國百萬之師仰關攻秦其助多矣秦不避而取勝曰歸師勿遏也然殽陵之戰匹馬不返非遏其歸路而勝之乎曰窮寇勿追也然垓下之圍追騎深入非迫其窮而敗之乎曰兵聞拙速未聞巧持久久則挫鋭然吳楚挑戰堅壁不出進兵討羌踰年不動倘以持久挫鋭為戒則條侯何以破七國營平何以翦先零曰百里趨利必蹶上將然夜半入蔡馳三百里當陽長坂馳二百里倘以趨利蹶將為疑則李愬何以得蔡城

孟德何以據荆州欲戰近客無附于水視生處高無迎水流苻堅用此策命鐵騎引退而陣胡為而有淝水之奔視卒如兒可赴深溪視卒如子可以共死李廣得此意食與士卒共而終身不得取勝于匈奴凡此皆孫吳之神機秘畫而軍中之勝負或與相反豈其書可覩而不可用歟然闔廬之敗武在其中九國之困起不能兵豈臨機制變雖二子亦不免自用其書歟諸君胸中甲兵將有得于筌蹄之外者試詳言之毋隱

錢幣鹽法

漢唐有可論者規模制度也曰錢幣曰鹽法尤關國計之虛實民生之休戚大抵變更多自輕而重自寛而密浸淫濫觴莫知所終矣漢去秦苛錢重難用更鑄于興元又更于文帝至建元元狩而其法不一賈誼言縱鑄之弊賈山亦言之而吴鄧之錢布滿天下不可得而抑也何耶唐除隋亂錢鑄輕小更鑄于武德申禁于顯慶至乾封乾元而其論不一陸贄言錢重之弊齊抗亦論

之而物價無常人力愈竭不可得而救也又何耶漢初山海之利未歸于司農自咸陽孔僅桑弘羊幹鹽鐵而利析秋毫官與牢盆其直靡定販鹽私鑄犯者日蕃矣何賢良文學之議不克勝弘羊安邊足用之言唐初鹽課之入皆隷于度支自第五琦劉晏李巽榷鹽鐵而其法盡變鹽價一增十倍于昔逮及三變民不堪命矣何韋處厚韓愈之說猶可屈張平叔鬻鹽富國之請是非可否抑又可得而論耶雖然錢重鹽貴漢唐之通病也

斂散之權猶在官而不在民操縱之術猶在上而不在下且令告緡錢在一切之政耳而豪强匿財不敢慢武帝之令禁錢出境亦甚迫之事也而州縣奉行不敢玩德宗之禁法甚嚴矣然公家雖譫而人心不可收商賈皆絕而錢禁不可恃其于利害孰緩孰急天下鹽貴宣帝減其價而民間之困少舒江淮河中鹽貴順宗貶其直而閭里之乏少裕意固善矣然終漢之世鹽鐵不能罷終唐之世鹽法不能寛其于本末孰得孰失願明言

之

周禮疑

周禮周之舊典禮經也其疑比他經特甚鄭衆按書序成王既革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謂為此官賈公彥以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謂為此禮所作果何時公豈不能身致太平何為自苦思慮憂及來世作為此書以貽後世紛紛之論耶孟氏謂公思兼三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其精神思念盡在是歟諸侯惡其

害已而去其籍一厄也秦始絶滅詩書而搜索其籍燒之使盡再厄也至漢而其書始出武帝不之信不以置之學宫又一厄也三厄之餘所謂缺文者往往于是失之燬所幸者未盡亡于此而疑信者半也何休六國陰謀之詆林孝存瀆亂不驗之排所非果何見唐太宗讀之則曰真聖典也王通讚制作之備則曰千載之上未有如周公者所是果何據折以吾從周之言孔子豈欺我哉王莽嘗從之矣而有列肆井區之擾荆公嘗從之

矣而有青苗保甲之害豈煩密瑣屑必有公而後能行而後世不可一嘗試𭻥姑舍是而論尤有可疑者什一定賦古制也而或十而一十而三二十而五用民不過三日古制也而豐年旬用三日殆十倍于前古不足遵𭻥周之興也關市譏而不征而廛夫有五布之斂澤梁無禁而王府入漁人之稅文王不足法𭻥酒誥之戒商民也曰勿庸殺之而掌刑則有搏僇之政無逸之戒成王也曰無淫于田而司馬有致禽馌獸之法豈書與禮

經有異歟夫家之征所以重閒民之禁也而轉移執事又以一職任焉偽飾有禁所以杜侈靡也而王之金玉玩好則有掌焉一經亦不必同旨歟噫公之書能信于孔孟文中子而不能信于何休林孝存之流能行于周之世而不能行于王莽荆公之時能使太宗歎服而不能釋武帝之疑何歟疑之而輕議者行之而背馳者其為不知則一也于公何損本朝名儒不為不知公者復讐之事伊川疑之盟詛之說橫渠疑之歐陽公疑征役

蘇黄門疑封建胡五峯疑宫閫豈其非公全書或有雜之者歟諸公之疑其非者乃所以深信其是歟然則公之心其能安于千古之下歟此其説皆難通也試討論之

詩書疑

孟子通經詩書尤長武城取二三策他則不足取歟雲漢不盡信其言推此容猶有不足信者歟盡信書不如無書其所長殆在是歟于此有疑焉夫子定書斷自

唐虞以帝王以前無經可考嫩則三皇之書周外史掌之三墳五典楚左史讀之何置而不載夫子删詩獨始二南以夏商以前嘗于歌詠嫩則康衢有謡載賡有歌九叙五子迭歌于夏其可見者何畧而不收詩書述唐虞之際今于詩不多見而盡述于書何也成康没而頌聲寢且康王之時無頌何也百篇之序無異論以作于孔子也而詩序之論至今異同果誰為之也漢儒據書以言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曰白魚入王舟周公曰復

哉今書無其辭而地平天成明德維馨等語書文具存趙岐杜預以為逸何也春秋時舉碩人之詩而素以為絢之句不存舉棠棣之詩而偏其反而之語不載曰趨以采薺曰狸首為節而二詩之辭又未之見何也虞典可謂之書而堯典亦繫之虞者何謂節南山等詩可謂變雅而鴻雁庭燎之美者亦謂之變者何意詩書雅言講論久矣幸詳言之以釋所疑

鐵菴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鐵菴集卷二十七

宋　方大琮　撰

策問

漢官制

問西漢近古創制立法必能參稽古意似無可議者今考之官制未免有疑試與諸君論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視周制也漢則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視

周制孰是然高后時復設太傅以王陵審食其為之哀帝時復置太師太傅以孔光王舜為之既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又立太師太傅太保則漢之公不止于三耶三少謂之孤卿與六卿為九卿周制也漢則以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為九卿視周制孰是然毋將隆為執金吾制詔稱隆位九卿王尊為京兆尹御史奏尊不宜備位九卿執金吾京兆尹皆稱卿則漢之卿不止于九耶加官之領表謂所加

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騎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
或博士議郎則二府不兼加官明矣然魏相為御史大
夫詔相給事中何以兼領加官朝分中外益康謂大司
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
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則九卿不預中朝明矣然劉輔
之獄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兼褒光禄勲師丹大
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救輔光禄勲位九卿大中大夫又
光禄之屬何以俱稱中朝丞相御史對稱兩府顔氏之

說然也如四府舉辛慶忌五府舉湯何以有四府五府之別郡守秩二千石表之說然也如馮野王以中二千石秩守上郡黄霸以八百石居頴川何以有中二千石八百石之異大將軍兼録尚書而丞相徒取充位不幾于重將而輕相乎仕于侯國者下從左官之律不幾于重内而輕外乎天下郡國百有三置都尉九十四自隴西至五原凡十三郡置都尉二十有八北自雲中至遼東凡九郡置都尉二十其餘郡國八十有一置郡尉止

四十有二則又置立之或異多寡之不等何也諸君淹貫史學稽之審矣必有崇論宏議幸明以告

漢賦法

問漢之取民其色目至多而掌之則有大農少府其後又有水衡都尉大農之官始為治粟内史不知是官之改與夫水衡之設其皆始于何時耶三者雖均理財職掌必異不知當時民所輸者孰為大農又孰為少府及水衡耶考之于史司農屬官有均輸水衡復有均輸之

官何也少府為天子掌財文翁在蜀亦有少府何也所謂色目之多者田租之外有筭賦口賦筭賦口賦之外有踐更過更凡是數者取之于民為泉幾何輸之于官其將何用高帝五年之詔又賦民泉六十三以給獻費將別設科而取之歟抑亦筭賦而為之也至于有市籍者有租無市籍者則以律占租侯國則有酎金佩將軍都尉二千石印則給軍費其取之也亦悉矣抑不知内史之有廪犧錢如蕭望之之在馮翊放散百餘萬又有

北軍錢如公孫敬聲之在征和中擅用千九百萬則當時爲是二者之錢其孰輸之耶鹽鐵榷酤之入其屬之大農耶少府耶昭帝時賢良文學之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當其時從其議否耶其條陳之以觀所藴

本朝諸儒之學

問學有師承而聖門之教立聖人之道散見于諸儒答問語言之間傳得其宗者惟孟子與氏及韓文公而止耳荀與楊則大醇而小疵者也國朝道統一正師儒輩

出視昔為盛粤自柳仲塗以先秦之文倡天下尹公繼之歐文忠公又繼之而古作大振陳圖南以先天之學授种明逸一傳而穆伯長再傳而李挺之又再傳而邵康節學始有源伯長又以太極圖授周濂溪二程子師之楊謝尹游輩其流也性理之學廣矣安定之門如劉彝以善水利稱其他如錢如孫如范間以淵篤純明直温簡亮名世率皆發明體用之極致眉山之學雄偉博洽門人如六君子者從而光大之卓卓為一時冠橫渠

張氏徂徠石氏泰山孫氏與司馬氏劉或崇經學或闡理窟或以力行篤實為之倡承學者和之翕然丕變矣夷而考之自大道既隱扶持羽翼之功齊驅並駕誠未易窺涯涘然傳道者必著書或形于已見之自陳或見于門人之紀録其詳可得聞歟伊川與康節極論天地萬物之理至以數學授之則却而不從二程學太極圖于濂溪所以啓門人者畧不及太極圖一語康節謂我能物之則我為物之人盖得于李挺之而程子深不然

其說横渠西銘之作伊川謂理一而分殊而楊龜山深辨其兼愛之患歐公論性非聖人所先而世謂其性分之内全無見處坡公權書衡論之作或謂戰國縱横之書或黨其師之學或叛其師之說脉絡貫穿孰異孰同立朝行己之端正心治國之要精粗本末孰先孰後門人之所得何者為優宗派之所傳何者為正考先儒之緒言印胸中之定見願相與折衷之以觀諸君子淵源之學

經疑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習禮正樂又與羣弟子質疑答問輯其言之善號曰論語後世學者宗之以為五經之管鑰六藝之喉衿欲進道者不可不以為階也近世名公巨儒則或不然掇其篇章以為非聖人之書撮其語句以為非聖人之言參以臆見竊有疑焉試一詳之盖大易之書歷三世更三聖孔子從而繫之廣大悉備矣或者又謂周易非聖人之全書

文言一篇其文斷而不屬乃漢世講師自爲之言其果
然乎周官之書制封建立井田法天地四時而備之規
模宏遠矣或又謂周禮非周公之全書有不可信者三
皆秦漢諸儒之所損益又果然乎書有洪範洛之所出
也箕子陳之使彝倫攸叙明矣或有謂河圖洛書怪妄
不經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何也記之有儒行述孔子之
言行家語亦載之所以示後世明矣或有謂戰國時豪
士高世之語多自誇大以炫世又何也至于魯論一書

門人記夫子之嘉言彰彰可誦有紛更其說者則以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言以為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可乎有變易其語者以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言以為子在齊聞韶音子在回何敢死之言以為子在回何敢先是乎非乎夫以二禮之書出于漢代謂其雜于漢儒猶之可也書易二經乃先秦古書一以卜筮顯一以口傳授而論語又羣弟子之所親記者豈容有可指之疑而欺世惑衆者哉而近世名公乃亦有是之

者何也幸詳陳以袪所惑

什一之法

問什一天下之中正百王不易之通法也三代之君所以隨時損益因世變通雖有不同而中正之法則相承而世守之初不可以一毫加損自春秋以來去古未遠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著書于經葢譏其始變法也然嘗試考之杜氏于初稅畝則釋之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是以二倍取其民也至

于作丘甲則又釋之曰九家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以丘出之是魯以四倍取于民也至于田賦之用則釋之者又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是又增其一也然魯之復增其一即于作丘甲之外而復增之耶抑舍丘甲而復增之也若舍丘甲而增之春秋作中軍舍中軍皆明書之而丘甲之舍何為畧哉謂作丘甲之外而復增其一是

魯以五倍取民矣曾謂聖人之後秉禮之邦而肯為是耶設曰古人之法不可行之于後世其制愈壞其變愈亟其斂于民者愈重而不可復返也然漢自高帝矯秦人之弊什五而税一至景帝之世復三十而税一又何其益輕耶夫什一之法輕之則為貉重之則為桀魯之變法自什而二也又什而四也又什而五也而尚有年饑不足之嘆未見其有餘漢之矯弊自十五而一也又三十而一也而海内富庶粟紅貫朽未見其不足則什

一之法又何取哉夫可以行于三代者不可行之于春秋不可施之于春秋乃可施之于漢何耶不然則春秋之所書杜氏之所釋與夫班孟堅之所紀其輕重異同如此豈無至當之說試詳言之

詩

問古詩三千餘篇仲尼取而被之絃歌以求合乎韶武之音去其不合者所存者三百五篇而已此司馬遷之說也孔穎達乃以爲傳記所舉逸詩絶少史記所言盖

遷之謬歐陽氏又謂以圖考之宜不啻三千篇夫詩孔子之所刪也三儒異同如此孰是孰非風雅頌一定之體也今降王為風則王之號若何而可黜進魯于頌則魯之僭若何而可忽也邶鄘衛一國之音也而系于三國七月公劉一時之事也而裂之于風雅或分或合何者為宜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何以與于貧而樂富而好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又何預于禮後曾子作孝經及于詩者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啟手足之

際不忘也子思中庸一篇傳道之命脉也及于詩者亦十有五且以德輶如毛無聲無臭等語形容中庸之妙下至春秋之世列國相與聘享又多詠詩取義詩出于小夫賤隷之言而後之明道習禮者率于此悟啟發之機然則篇目之多寡辭章之次第播之聲歌形之感慨抑可得而悉歟敢問

律吕

問律吕之興尚矣自黄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而吹

之以為律本起于黄鍾終于中吕而十有二律定矣後世取相生之法為六十律又有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何其煩也且求聲者以律造律者以黍累黍成尺達于權量四者既同而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然尺管之數寖失故制而知求尺管者復不以權量參校何其戾也有作凖以定數者有聚灰以候氣者有更為之通制為十二律者其祖襲果有人乎有以玉為之者有以竹為之者有以銅為之者其創制亦有人乎陽六為律

陰六為吕六律或謂之六始六吕亦謂之六同六間或以函鍾為林鍾或以環鍾為夾鍾以小吕為仲吕又總謂之十二律其立名為孰善均黄鍾也宣養六氣與氣潛于子者有異旨均大吕也助陽宣物與未發萬物者有異論以至餘律亦皆牴牾不合其取義孰為當自黄鍾至無射陽下生陰自林鍾至中吕陰上生陽班史載之詳矣鄭氏以蕤賔三律為上生以大吕三律為下生其相生之法亦可推乎黄鍾建子而辰在星紀大吕建

丑而辰在元枵既已配十二辰矣復以六律配乾六爻以六吕配坤六爻其相配之法亦可參乎以至用之聽軍聲則何以察吉凶用之格神明則何以取三宫夫一物不知君子恥之矧聲律之道所以占盛衰理亂之大者顧可畧而弗講歟願條陳之以昭其義

荆襄兩淮

問據中興之正統用天下之偏勢天運地氣抑遏不遂識者病此久矣歷稽往牒極論形勝河南不為晉土則

典午之形削淮北盡撤戍備則南唐之勢孤古之英雄豈不知善守者不當拘限閾之内歟蓋欲之而不能也非不欲也後世言孫氏者曰保有江左矣而築塢濡須未嘗不備于江之外言孔明者曰保有隴蜀矣而雜耕渭南曷嘗不用意于關之外不如是非特無以取其所可取而亦無以守其所當守矣然繼之者屢屯淮南而吳以困遣戍隴西而蜀亦疲豈守之得失不專在是歟今天道好還迅掃中原䑕馬南顧非全付有家之時乎

東取齊西捲秦北收燕以控天下之大勢雖未可輕論扼長河四鎮守潼藍二關以盡河南之守備亦未敢遽論理唐鄧以壯荆襄之籓落葺漣泗蔡壽等處以固兩淮之門戶昔豪用江左所睥視而不可得者今既已入版圖矣邊閫之臣又能慨任其責矣而中外之論若未能皆同何歟愛惜根本者曰備多則力分守散則形涣紹興間嘗盡得河南不旋踵而敵至其往轍可按也奮發事功者曰籓籬不全無以護堂奥襟袪不密無以煥

肩背隆興初既割唐鄧淮泗四郡任事者旋復悔之失

策可鑒也今新復州郡借曰唐鄧家計漸有其緒而淮

北十餘州在漢河包裹之內殆天之所予而人之所憑

以為守者也土荒民殘倍勞區畫少運東南之力以佐

其始亟圖耕屯之利以實其後果計算之無遺雖暫費

而奚害或謂邊氓未蘇也曷不分其力以經理淮襄乎

或謂邊為今裏地也經理新復者非為護內計乎二說

將孰從畫舊境而守量吾力所能辦善矣然新附之家

擁衆錯居驅而絶之寧保無他將如昔人之得地不取而拔其民以歸歟抑覊縻其豪傑使之自為守歟界分定則規模立議論一則心力協宏展拓之勢而毋局小試審利害之實而毋慕虛名此今之關係最大者願聞萬全之策

用兵

問兵以不用為強財以不積為富先儒論本朝之治體然矣中興後諸儒奏疏》曰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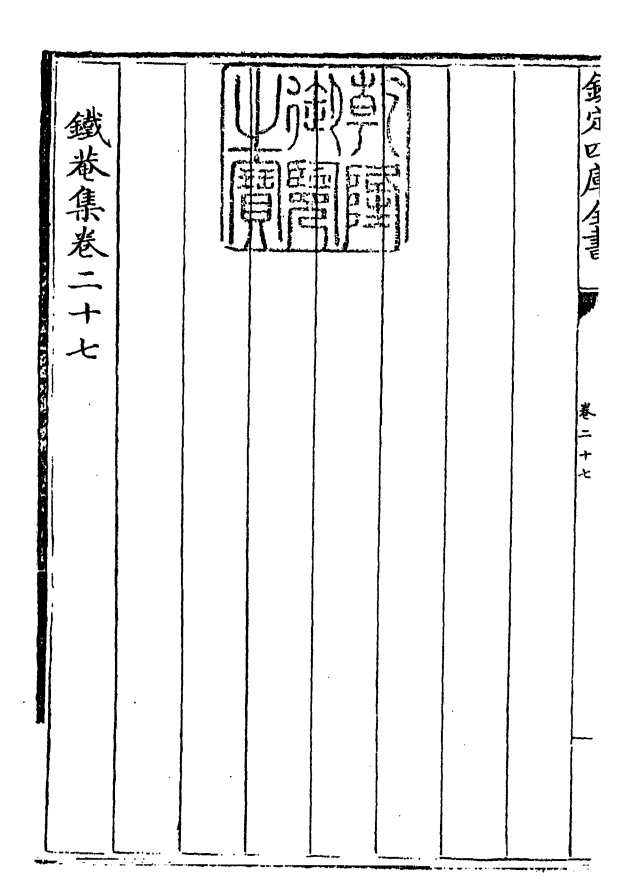
治可觀而武功未振指爲治體之未備又曰有弱勢無
戰績豈更涉變故而後知予嘗因其言而細考之矣南
征北伐所向無前而太原黑子之地咼留不取混一區
宇悉歸職方而幽州破竹之勢咼爲不進景德極盛之
時也澶淵一警諸人奚遽有江蜀之請有進尺無退寸
廟議賢于長城矣自愧却敵竊笑賦詩請守衡要不顧
採籌非無守將何莫收邀擊之功慶歷太平之世也夏
悍遼傲或者何乃有城汴京之請留中百萬甲兵重臣

隱若一敵國矣詩書宿將既入三川鐵面相公常控邊塞非無良帥何莫奏一捷之功所謂功者洮河之開偉矣其視建朔方置玉門何如鬼章之擒壯矣其視翦樓蘭縛頡利者何如文雅遠軼于三代事功不及于漢唐或曰柄權歸一邊方數易伸縮不自由治國之法度太密也宜其弱然曩收諸鎮極費斡運若之何復縱或曰山前久陷長城藩籬與敵共之立國之形勢未全也宜其弱然後來復燕遂成大悔若之何輕議故雖以全盛

昌熾之時恒凛然有戎馬在郊之慮有利必有害事固有當權輕重者儒者太息以為中國之患必出二敵而其所以失者乃東北之小夷耳事固有難料度者炎興間闗造國甚著有十三戰功殆迫而後見乎畫吳楚蜀之外不敢望中原一塊土稍越繩墨者名曰開邊寧貽豪傑千載之笑不敢使金甌欠缺之處開禧輕舉其收拾者非督府得人乎金吾亡無可報之怨敵虜將自絶于天三陲生聚曷堪斯擾向之守蜀在三關今縮而至

興沔極矣若又縮而入如屏障太薄何向之制閫在江陵而襄州副之今大閫不容不還舊矣而襄費葺復何向之兩淮聚重兵于要地今列郡皆築城矣設有緩急如備多力分何先朝舊規豈不當講或有錯處之北軍然有宗公澤則盜賊皆可用否或有飈去之北將然有告以劉昭榮之語我燕人也棄敵歸朝豈忍復背則其心可回否其大者則在將帥之得人使邊閫自守其地自爲家計自李公綱有此請范公宗尹繼之雖未敢盡

倣藩鎮而前此分畫委任時出應變亦粗見效其說當討論否事迫矣非國人雍容緩帶之時乾淳崇奬武科用矯儒緩教育相承必有深識治勢者若有司以空談問諸君以空談對今世所少非文也請推我朝所以有弱勢無戰功者何故與今日所以投實劑者救急證者何先其盡言毋畧



鐵菴集卷二十七